

《九號隧道¹軼事》

「要租腳踏車的人過來這裡集合！」總召在廣場喊著。

今天是烹飪社寒訓的最後一天，最後的行程是騎腳踏車或是打漆彈。雖然我選擇了騎腳踏車，但是我一點也不想騎腳踏車。

「我可以用走的嗎？」我問總召。

總召點了點頭，我便獨自走出租車場廣場，出了門口往右轉剛好就是后豐鐵馬道，我開始沿著鐵馬道走。

可能這看起來很愚蠢，但比起騎鐵馬，我更喜歡走路，雖然一開始會覺得無聊，但走久了就會不知不覺在想事情，一回過神來，就到達目的地了。

鐵馬道的一旁是一片無垠的稻田，裡面零零落落的坐落著幾棟小房子，天空則是灰白參半，一副等等就會下雨的樣子。當鐵馬道開始往山裡延伸，兩旁的樹開始變多時，我便加快腳步。一路上都沒有太多的人，僅偶爾會騎過去腳踏車。

幼稚園的時候，我曾經來過這個地方，因為爸爸工作繁忙的緣故，他請託幼稚園老師照顧我，但關於那次校外教學只依稀記得腳踏車騎過了很高的吊橋之後，便是一段隧道。

回過神來時，眼前已是一條河川，和對岸的青山，和那片依舊灰濛濛的天空，前面的馬路接上了吊橋，吊橋的另一端，是記憶中的那個隧道。

一踏上吊橋，我的懼高症就開始發作了，頭開始暈眩、心跳加速、呼吸加快。雖然我很喜歡眺望遠景，但是我現在一點看地平線的閒情逸致都沒有，我很想直奔吊橋另一端，但是身旁時不時會有腳踏車經過，實在有點危險，只好咬緊牙關快步走過吊橋。

好不容易走到吊橋另一端，深呼吸了幾口定下心後，回頭看了眼吊橋，想著等等回程時還要再走一次，就不禁頭皮發麻。回過身來看著腳下鐵馬道的里程標，寫著一千五百公尺，輕嘆了口氣便走進隧道。

這隧道原本是蓋給火車走的，但現在改成鐵馬道，地面很勉強地分成兩個車道，甚至給行人走的空間都沒有，幸好沒有太多的腳踏車，能讓我貼著路邊走而不會擋到腳踏車。

¹ 九號隧道位於台中后豐鐵馬道上。創建於1908年，迄今已擁有百年歷史，全長1273公尺。

一進隧道風就從沒停過，不斷地吹拂著我的臉。一旁隧道的牆壁滲著水，青苔從漏水的地方一路長到地面，還長得十分厚實，有種想把它刮下來的衝動。每隔一段距離都會有一個像小窟窿的東西，有的是長形的，有的是比較寬的，有些還有用鐵門罩起來，而有些還掛有一些日治時期的照片伴著日文解說。

走到大概快到兩千公尺里程標時，路邊有一個用磚頭蓋出的小小突出物，上面還有紅色的瓦片，很像一個小房子，我多瞥了他兩眼便繼續走。

就這樣在青苔、窟窿和沒停過的風聲中走了好一段時間，便開始胡思亂想了起來。

當我意識到時，才發現里程標的數字變得不太對勁。

這條鐵馬道全長4.5公里，但是腳下的數字已經五公里多了。而且好像很久都沒有看到腳踏車了.....不會鬧鬼吧？

「鈴鈴鈴鈴！」路邊的公共電話突然響起。

我現在真的很不想接它，因為公共電話會響，除了鬧鬼還會有甚麼？

但我不知道中了甚麼邪，竟然走向公共電話接起話筒。

「喂、喂？」我無法控制我的語氣，只能任它因恐懼顫抖。

「請問是佳子嗎？」話筒另一端聽起來是位上了年紀的女性。

蛤？佳子？

「不好意思你打.....」

「佳子阿你最近過的好嗎應該過得不太好吧你那個老公這麼窮聽說他最近是不是因為隧道意外被壓死阿？」她說話有如連環炮似的，不停轟炸。

「不好意思你.....」

「阿你節哀順變阿你應該不會太傷心吧你才嫁過去沒多久啊你找個時間回來別待在那裏太久阿」

「不好意思.....」

「阿你回來時記得把他的財產拿回來我記得他沒家人所以.....」

「不！好！意！思！」我對著話筒嘶吼著。這八婆怎麼這麼能講？

話筒那端安靜地了三秒。

我清了兩下喉嚨說：「不好意思你打錯了。」

「喔、對、對不起。」說完她旋即掛了電話。

這個傢伙害我剛剛緊張得要死，想不到只是一通普通的電話。

算了，想一次氣一次。

整理了被攪亂的情緒，我對現況下了一個結論：我被困在這裡了。

我剛才試著往其中一端跑，結果一個人都沒有，連腳下的里程標都開始變成亂碼了。

到底為什麼我會被困在這裡啊.....這個鬼是打算玩弄我嗎？我實在不是很想承認這世界上有鬼，但是現在情況詭異到了極點，換做其他人應該也會這麼想。

「鈴鈴鈴鈴！」路邊的公共電話突然響起。

什麼時候這裡有公共電話的啊！！明明剛剛看的時候就沒有！

看著響不停的公共電話，心底滿滿都是反感。

基於上次的經驗沒有那麼怕了，但我還是小心翼翼的接近公共電話並接起。

「喂？我是茂谷，請問是佳子嗎？」

佳子？

「佳子，對於川神發生的事，我感到很抱歉，我會去參加他的喪禮，」這個叫茂谷的人沒有等我回答逕自說著，「與他共事這麼久，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明明說等九號隧道的工程結束，就一起去北部玩的.....」

「喀啦。」我直接掛上了話筒，避免他長話連篇。

這次我學乖了。

如果電話裡的人說的是真的話，那我豈不是回到過去了？但是隧道的模樣沒有改變阿？還是接到過去的電話了？

等等這一切還是很難以置信阿.....

我盯著電話想了下。

我可以打電話求救阿！我怎麼沒想到！

我興奮得一把抓起話筒，準備按下電話鍵時，話筒卻直接傳來聲音。

「怎麼樣？人力最近還夠嗎？」

「還行，讓我省了不少錢，不過你前陣子送來的那幾個都在偷懶，九號隧道的作業進度有點慢。」

「沒辦法，這些流浪漢不好教。」

「沒差，免費的已經夠好了。」

話筒接著傳來了幾聲笑聲。

這難道是？

「這次我不能搞砸，總督他會親自參加啟用典禮，我可不能丟臉。」

「我明天再送幾個過去行嗎？」

「當然行！」

話筒傳來了碰杯聲。

這難道是貪污的現場嗎？怎麼這麼巧讓我聽到這個。

「是誰在那裡！」突然其中一個男人斥喝道。

我嚇到整個人彈起，手裡的話筒還差點飛出手掌，我連忙抓住話筒，慌張地掛回去。

嚇死我了！我明明沒有發出聲音阿！莫名其妙被嚇到.....

我怎麼被這台電話耍得團團轉的，有夠不爽！

我之後又繼續奔往隧道其中一端，看能不能找到離開的方法或出口，但不管我怎麼跑，周遭都沒有改變過，彷彿時間靜止一般，一樣的隧道、沒有停過的微風、仍是亂碼的里程標.....還有那台公共電話。

在跑了很久，仍找不到隧道出口，我選擇再次試著打電話求救，但每次就好像是我在做電話行銷一樣，接起來都是不同的陌生人，偶爾會出現像是在偷聽別人對話的電話。

在我打了應該有數百通後，發現了一個規律，就是拿著話筒的我都會變成對話的其中一者，就像我接到打給山田佳子的電話，大部分的「竊聽電話」也是如此，因為我已經接到好幾通我以為是在竊聽，但我過很久才意識到他在跟我對話的電話，但也有少部分真的是在竊聽，而且這類的電話他們是聽不到我說話的，這說明那通嚇到我的電話應該是真的有人在躲現場偷聽而且被發現。

但我現在已經半放棄對外求救了，即使打幾百通，都沒有成功打出去過。

在我選擇是否要放棄打求救電話時.....

「你好我是茂谷。」

茂谷？他不是那個打電話給佳子的人嗎？

「請問你是？」茂谷問。

「我、我是.....比、比悠！我最近參與了九號隧道的工程，請多指教！」這個打招呼的起手式真的糟糕透頂。

「哪裡。」茂谷也禮貌性地回了話。

「那個、聽說最近隧道好像發生了意外？」

「是阿，那個發生意外的人叫做川神，當天大家以為川神沒有來，沒有人注意到他，結果在爆破作業結束、開始挖的時候，我們才知道爆破時他還在裡面。」

「可是都沒有人看到他還在裡面嗎？」

「因為隧道裡太昏暗了，所以我們是用點名的方式來確認隧道裡沒有人。」

「原來如此。我能否請問有關他家庭的事情？」

「他有一個妻子，但是沒有孩子，他們家雖然貧窮，但是他們十分相愛，不像我老婆，某一天她說她忍不下去，她就拋棄我和女兒走了，哈哈、突然覺得自己沒什麼出息。」茂谷苦笑了幾聲。

我頓時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猶豫要不要說些安慰的話。

「阿、抱歉說了奇怪的話。」

「沒關係。」

「爸爸，」忽然傳來一個女孩的聲音，「咳、咳.....我肚子餓了。」

聽她咳嗽的聲音，感覺病得很重。

茂谷轉頭對那女孩說「你怎麼爬起來了，趕快去躺好！」後對我說：「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我「嗯」了聲後，茂谷放下電話，發出了「叩嘍」聲，便傳來兩道腳步聲，逐漸行遠但很快就停下，接著聽到他們的對話，但聽不太清楚。不久後，一道腳步聲靠近電話，話筒被人拿起。

「不好意思，剛剛那是我女兒，她最近病得有點重。」

「這樣啊。」

「等等要帶她去看醫生，最近好不容易有賺到錢，醫藥費真的貴得不得了。」

「辛苦你了。」

「沒甚麼。」

「那就這樣了，不好意思打擾您了。」

「不好意思，請稍等一下。」茂谷似乎想到了什麼。

「怎麼了？」

「請問你是知道我的電話號碼的？」

糟了！沒有想到他會反問這個問題！

「我是跟某個在工地的大哥問到的，」我故作鎮定的說道，「我也問他相同的問題，他說他不知道，但他知道有個跟罹難者很熟的人，就叫我打這支電話問問看。」

我情急之下腦袋裡只想的到「問別人得知」的藉口，希望不要露出馬腳。

「原來是這樣啊，了解了。抱歉問了奇怪的問題。」

「沒事。那就先這樣了，再見。」

「再見。」

掛斷電話後，我仍然祈禱著不要被他發現什麼破綻，否則我如果告訴他我到底是誰，我大概會被貼上詐騙和瘋子的標籤，這對我要解開事件是很不利的。

沒錯，我要試著解開此事。

既然對外求救沒有結果，唯一出去的方法，就是把這個事件給解開。通常來講，如果發生和我狀況一樣的靈異事件時，大都是有冤情的。

現在大部分的資料都跟川神有關，但是是數量太少沒辦法推理。

可惡剛剛太緊張了，沒有把所有事情問清楚，不，問太清楚反而會被懷疑。

目前的資訊量太少了，有什麼辦法可以收集更多情報？

我看了眼公共電話，赫然想到了方法。

「喂？請問你們家有人參與九號隧道工程的人嗎？」

「請問你是？」

「喔，我是記者，聽說最近九號隧道的工程發.....」

「不好意思我們家沒有。」

「好的，謝謝你。」

我利用這台電話會隨機打到各個家裡的特性蒐集情報，我佯裝成一名在蒐集有關九號隧道意外的記者，雖然沒辦法準確的收集到我要的資料，雖然一直不斷地被拒絕，但是現在也別無他法。

大多的情報都跟事件沒有太大的關連，除了其中一個人——諒也。

他剛好是川神的大舅子，但是他和川神稱不上熟識。那時諒也的家人都不太贊同他們的喜事，因為川神太窮被看不起。川神死後，娘家沒有人願意讓佳子借居，現在他的大阿姨打算趁川神過世的事情還沒傳太開，趕緊把佳子在嫁到遠方，再拿一筆禮聘。

我順便問他們這次工程的財務是誰管理的，諒也說原本是工頭，但後來來了一個人搶走了職權，但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似乎是負責台灣建築事務的日本人，有很高的官位。

「我們都叫他『那個男人』。」諒也說。

諒也還說他最近很頻繁地出現，極度嚴格的審視這次的工程，而且還從外找來了一倍人力，每個人都知道他非常重視這次的隧道工程，看得比命還重要。

在蒐集情報一段時間後，就目前來看，最有可能為冤魂的人就是川神。他被發現死亡時是在爆破後的山洞裡，而所有我詢問過的人都說當天在準備開工前到要爆破時都沒有看到川神的身影，開工前點名時也沒有點到川神，這也是大家都很驚訝的點所在，而這點就足以表明這並非意外，而及有可能是他殺；川神不太可能在當天工地的的工作時段遇害，一定是在當天開工前，但是案發地點、兇手和動機仍待解。

「喂？你好，這裡是山田家」

山田？

「請、請問你是山田佳子嗎？」我激動問道。

「是的、我是，怎麼了嗎？」

老天眷顧我啊！！讓我打給最關鍵的人物！

但是以記者的身分對受害者家屬說要蒐集相關題材以做報導好像有點過分，還是說實情比較容易得到資訊。

「您好，我叫做比悠，我正在調查您丈夫的死，我希望你可以提供一些消息。」

語畢，佳子沉默了一會兒。

雖然要受害者家屬提供一些情報根本就是二度傷害，但為了川神，為了她也為了我，這是必須的。

「好的。」佳子說。

「那能請你說明一下你丈夫死亡前一天在做什麼嗎？」

「他早上一如往常地到工地去，沒有發生甚麼特別的事情，他工作到晚上才回來，但是他晚餐吃得特別快，說要在報社關門前到，他出門後就再也沒有回家，但他隔天卻出現在工地，還發生意外。他不曾整晚不回家的。」佳子愈講語氣愈急促。

「他有說為什麼要去嗎？」

「他只有對我說他聽到了不得了的東西，跟報社的話應該有不錯的報酬。」

「他在外面有欠別人錢嗎？」

「這我不太清楚。」

「請問你有跟任何人說過這些事嗎？」

「我有跟警察說過，但是他們都不以為意，認為他可能只是晚上喝醉，早上直接去工地，碰巧發生意外罷了。」佳子聽起來有些哽咽。

「大致了解了，如果我有任何進展我會通知您的。」

雖然想說些安慰的話，但是我又該說些什麼？

「好的.....謝謝你。」佳子用略為小聲的聲音說道。

「這是我應該做的。」沒想到會被感謝。

我把話筒掛了回去。

就現在的已知消息，只能夠聯想川神是偷聽到「那個男人」的對話而且被發現，才會慘毒手，遇害的時間點則是被發現死亡的前一晚，但是案發現場和被發現死亡的位置是否一致仍是個謎。

我仍然繼續蒐集著消息，但是甚麼都沒有蒐集到。無力感和倦怠開始佔據身心了。

雖然當初打算解開謎團時已經知道不會輕易讓我找到真相，但如此漫長沉悶的過程使我想重新尋找出口了。

這時候又接起了一通「偷聽電話」，我很不以為意打算要掛上電話時，傳來一個熟稔的名字：茂谷。

「茂谷先生到了。」

「請他進來。」一個中年男子說道。

門咿啞響著，配著一道腳步聲。

「你要的我帶來了。」

短暫沉默一會兒，一道腳步聲走出了門。

「不用擔心，現在只有我跟你在這間房間，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川神在這裡，就是那個竊聽你說話的那個人。」接著一道重物放下的聲音。

川神在那？可是那個人不是說那個房間裡只有他們？

倏然間，我腦袋裡閃過令人頭皮發麻的想法。

「在這個草包裡？」那個不知名的男人帶著戲謔的語氣說著。

「是的。」

聽到這裡我已經快要昏厥了。

茂谷這個畜生！

「你在哪裡殺了他的？」

「報社旁的小巷子內。」

話筒另一頭又沉默了一會兒。

「你說你叫茂谷是吧？」

「是。」

「真是感謝你幫我一個大忙，」那個男人聽起來像鬆了口氣似的說，「當初你說你知道是誰竊聽我時我還挺不相信你的，想不到辦事效率這麼高。」他又拍了拍草包、發出乾草摩擦聲。

茂谷並沒有回話。

「這是你的報酬，一分錢也沒少。」

茂谷仍沉默不語。

「這個東西就交給我吧，我幫你處理，你自己處理這個應該很麻煩。」

「感謝。」

之後，隨著門被開啟，一道腳步聲走了出去，又有另一道走進來。

「把這個東西埋在隧道裡，最好是可以弄成意外那種。」

「可是民政長官²大人.....」

「如果被發現了我肯定賴不掉這筆帳，還不如讓大家都相信這是場意外，在這麼危險的工程中死一兩個人不會有人覺得奇怪，即使總督知道了也不會有多大影響。」

²民政長官為台灣日治時期各項政策的實際執行官僚，1919年8月20日改名為總務長官。其中以後藤新平最為著名，奠定了日本統治台灣的現代化基礎。

「.....了解了。」

「阿對了還有.....」

「嗯？」

「逮捕日成茂谷。」

「是。」侍衛便走出大門。

一反之前的怒氣，我因為這番話錯愕地動彈不得。

「斬草就得除根，對吧？」

我當下還沒意識到他在跟我說話。

「我在跟你說話啊，你剛剛在偷聽我們吧？」

聽見的當下，很想把話筒像灌籃般掛回去，但身體不聽使喚，只能不斷發抖。

「你救不了任何人的，包括他、他女兒，還有那個叫做佳子的女人。」那個男人的聲音突然湊近。

我的注意力被這個男人死緊抓住，無法聽見他以外的聲音。

「聽著，不是世界上所有事都可以如你所願，想得到什麼，勢必有人會失去什麼——就像他們。」

「...你....是誰？」

「我？我只是一個在追尋著我想要的東西的『那個男人』罷了。」

喀啦。

電話被掛掉了。

我癱坐在地上。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那個男人」到底想怎樣？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他們？

當我的眼淚快要眼眶中滴下時，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

茂谷！他要被抓走了！

我立馬抓起話筒，希望第一個人就是他，但很遺憾的不是，我持續接起掛下話筒大概數十次才成功打給茂谷。

「喂？」

「茂谷！趕快走！他們打算逮捕你.....」

「來不及了，我已經走不掉了。能知道他們要抓我，你應該早就知道我是兇手了吧。」

「你為什麼要殺了川神？」

「.....我女兒已經快要不行了，但我實在是湊不齊醫藥費，我能典當的都當掉了，我已經沒有錢了，我才.....」茂谷已經哽咽了。

「可是他是你的好朋友啊！！」

「可是我不想要我的女兒死去啊！」茂谷哭喊著。

正當我想說些什麼的時候，話筒另一端卻傳來：「日成茂谷！請馬上開門！不要做無謂的掙扎！」

「我的時間到了。」

「等等....」

「日成茂谷！」警察不斷地敲打著木門。

「我真的很對不起佳子，幫我跟她道歉，拜託了。」

電話那端傳來巨大的木板炸裂聲。警察破門了！

「還有，照顧我女兒，麻煩了。」

「等.....！」

茂谷似乎被人撞倒在地，話筒掉在地面上，只剩下警察的叫囂和雜亂的腳步聲。喀啦。

電話斷了。

我不發一語，只能聽著悲劇發生，什麼事都做不了。

我緊鎖著眉頭，不敢再去想像那個畫面。

整個事件解開了。

我試著打電話給佳子。

即使把真相告訴她，這又有甚麼意義？只會使她更傷心而已。

「喂？我是佳子。」

「你好，我是比悠。」

想不到電話一舉起來就是她。

「請問有什麼事嗎？」

「那個.....我已經找到殺死你丈夫的兇手了。」

「真的嗎？」

「是的。」

「.....那兇手是？」

「兇手是....」我一直遲遲不敢說出口，我不希望佳子因為知道真相活得更痛苦。

但是不管怎麼樣她的先生都回不來了，還是讓她知道真相比較好一點。

「兇手.....兇手其實是茂.....」

「佳子阿姨，我肚子餓了。」當我下定決心要講出真相時，突然冒出一個女孩子的聲音，使準備出口的真相硬生生的被我吞回去。

「等我們把行李打包好上路後我在買麵包給你吃好不好？」佳子用十分溫柔的語氣說著。

「好——咳、咳！」小女孩咳嗽著。

該不會.....

「請問剛剛講話的小女孩是？」

「喔，她是茂谷的女兒，茂谷說她最近要出遠門，請我照顧她一陣子。」

「我今天早上才去看過醫生喔~」小女孩突然講出無關緊要的事情。

「所以，我丈夫他..究竟..？」佳子說。

「...他被那個男人殺了，他偷聽到有關貪污的對話，他本來想要把消息透漏給報社，但是卻被發現，他在報社附近的小巷子裡遭到殺害，最後屍體被帶到隧道，假裝成一場意外。」

我試著完整的說出實情，但我不敢說出「兇手是茂谷」這句話，如果佳子知道她的丈夫是被交心的鄰居親手殺死，那她又會怎麼看待茂谷的女兒？尤其現在他女兒只能依賴佳子過活。

「原來..是這樣..。」佳子的語氣裡仍伴著悲傷。

「川神生前真的很愛你，即使處境十分危險，他仍然把你擺在第一位。」

佳子聽完後，卻嚎啕大哭了起來。

我真是個笨蛋..

「謝..謝謝你..」佳子啜泣著說。

忽然一股微弱的噪音逐漸增強，有點聽不太清楚佳子說的話。

「喂？」噪音越來越大聲，蓋過了佳子的聲音。

「真的..非常謝.....」話筒裡除了震耳欲聾的噪音，已經聽不見佳子了。

「喂？你說什...」

「叮鈴！」忽然傳來腳踏車的鈴鐺聲，我嚇了下，看向了音源。

「別擋在路中央！」腳踏車疾速的飛過我的身旁。

我痴痴的看著腳踏車消失的遠處。

結束了？

我緩緩的走向電話，掛上話筒，便失了神般的走向隧道出口。

一走出隧道，眼前的視野稍微開擴了起來，風拂過我的身子，吹向背後的隧道裡。

隧道兩旁了立非常傾斜的山坡，下半部還長著青苔，腳下的路向前伸進蓊鬱的森林，而天空不再是灰濛濛的一片，而是晴朗無比的藍天。

我看了眼手錶，四點四十五分。

我回頭看了看隧道上那「潛行不窒」³四個大字，若有所思。

《九號隧道軼事》——完

³南口寫著由台灣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所題的「氣象雄深」，而北口則是後藤新平所題的「潛行不窒」。